

特邀論文

悼念霍爾：反思批判傳播學

馬傑偉

摘要

不少華人傳播學者，在課堂上介紹霍爾的編碼/解碼模型，可能並未意識到：編碼/解碼乃霍爾理論的皮毛。霍爾指出物質結構與意識價值，前者乃實，後者乃虛，一實一虛，實決定虛，虛可攻實。亦即是說，有權力、有產業，就能左右人心。這種左右人心的能力，並不像被簡化的馬克思主義所說，是必然的決定；霍爾指出，所有決定性的時機，均沒有決定性的保證，參與其中的你我，均可能掙脫角色、擺脫宿命。這種靈活的處境串連思辯，正是華人傳播學者尚未充分借用的理論資源。

關鍵詞：串連、後馬克思主義、處境主義

馬傑偉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。研究興趣：視覺民族誌、社會理論、文化認同。電郵：ericma@cuhk.edu.hk

Invited Papers

In Memory of Stuart Hall: Rethink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

Eric Kit Wai MA

Abstract

Hall's encode/decode model has often been introduced in communication classes without the awareness of this model being merely the surface of Hall's post-Marxist intervention. This short paper attempts to place Hall's concept of articulation in a “no necessary correspondence” relat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the ideological, and explain how Hall revitalizes critical cultural and media analyses by his contextualism, which might be a productive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.

Keywords: Articulation, Post-Marxism, Contextualism

Citation of this article: MA, E. K. W. (2014). In memory of Stuart Hall: Rethink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. *Communication & Society*, 29, 25–32

Eric Kit Wai MA (Professor).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 Research interests: visual ethnography, social theories, cultural identity.

英國新左派著名學者霍爾在今年二月逝世，悼念與回顧其學術影響的文章陸續出版 (Alexander, 2014; During, 2014; Jordan, 2014)，但華人傳播學社群的相關文章不多。本文探討霍爾對傳播學者在研究與教學上的影響，並集中分析華人學者尚未充份借用的理論資源。

霍爾逝世之後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邱林川，在學院的「C研中心」舉辦了一場討論會，放映了一部展示霍爾思想與生平的紀錄片。片名「霍爾計畫」(*Stuart Hall Project*)，片中用大量訪談內容與時事評述，以立體方式介紹其學術如何介入社會文化與政治。霍爾的理論體系，強力涉入當代新左翼思想，但亦同樣有力地介入具體的現實處境。霍爾的著作以書和專書章節為主，論文不多，他並不熱衷於當今學界的論文競賽；David Morley 與陳光興主編的 *Stuart Hall: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* 一書 (Morley & Chen, 1996)，基本上已收錄霍爾最重要的著作、訪談以及其他學者對他的評述。霍爾強調學術不離信念實踐，尤其注重學術團隊合作、提攜後學、啟迪青年學者。從他的自述與訪談可知，他的職志是承傳知識份子的責任，以深入的知識探討，切中時弊，啟發民智，期盼學術思辯能改變社會。

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於英國修讀博士課程，與霍爾並無私交，只是偶然在大講堂中作為聽眾，聆聽這位前輩情理兼備的演講。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的討論會中，細心觀看霍爾的紀錄片，驀然回首，二十多年轉眼飛逝，驚覺霍爾的所思所想、他的思考方式、他的學術關注，影響了整整兩三代英國的研究生與青年學者；我何其有幸，在那個左翼思想衰落、文化研究冒起的九十年代留學英國，不知不覺受益於「霍爾計畫」的薰陶。八十到九十年代，在英國念傳播學與文化研究的同窗學友，或多或少都分享霍爾的想法——世界不盡完美，資本市場充斥扭曲人性的制度；然而，政經勢力雖有壓倒性優勢，知識份子應有堅強信念，相信意識覺醒，可以引發解放的可能。霍爾總是義無反顧地擁抱當下，今天各種改革社會的計劃不能保證成功，但強權亦不能自保永世不敗。霍爾在記錄片中指出，當下這個歷史時刻，是過去的重新拼貼，強權爭奪時世，¹但庶民也可以爭奪缺口、²突破悶局。霍爾在訪談中說，理智分析不能不悲觀，因為有權有勢者，他們真的善於弄權造勢；但知識份子要保持樂觀，要有行動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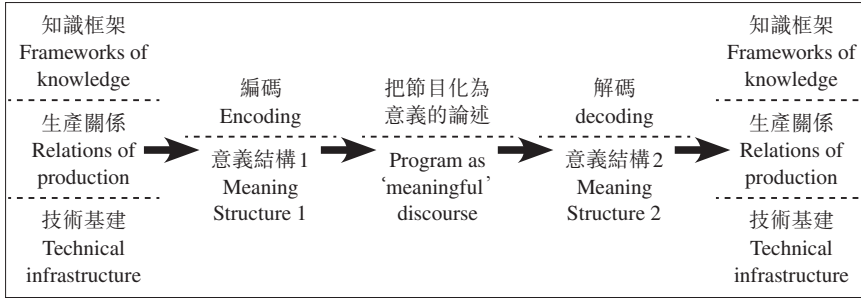
意志，要相信歷史長河之中，變革雖難，世局卻是永遠有改進的可能。

紀錄片中的霍爾，用平易近人的語調，表達上文所述的處境主義，其實是有力回應了正在凋零的左翼思想。過去三四十年，冷戰的對立思維，連年敗退，而最終變成歷史；批判學派預言的市場內部矛盾所引發的危機，不單沒有全面爆發，反而新自由主義成功啟動全球市場化，令批判理論進退唯谷，多年來被推至專業學術建制的邊陲。左翼思想在機械決定論與簡約主義的咒語下，失去了分析與批判的活力。「結構決定意識」之類的簡化論斷，已被反覆批評，在此不贅。事實上馬克思著作中，亦有物質層面與意識層面的辯證，只是着墨不多。霍爾倡議的「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」(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)，正好回應了左翼思想的時代危機。「沒有保證」指向了壓制與解放，均是當下處境中的一個掙扎過程。也許，這就是霍爾最重要的理論資源，可讓傳播學者應用於具體的文化與社會分析。只可惜，就我觀察所得，華人傳播學者借用霍爾理論，十之八九都是在課堂講講他的編碼/解碼模型，而且往往將編碼與解碼的過程，抽離於上述的權力結構分析，而簡單配合「甚麼人傳播甚麼資訊給甚麼人而有甚麼效果」的傳播學初階，再加插優勢解讀 (preferred reading)、商議解讀 (negotiated reading) 與對抗解讀 (oppositional reading) 幾個概念，就當成是霍爾的代表作，卻不知不覺切斷了霍爾的理論脈絡。若我們重讀霍爾編碼/解碼的文章 (Hall et al, 1980)，便能清楚他的論點，實質上有別於傳播學那個編碼/解碼原型。前者那個霍爾模式，是基於權力差異而產生種種斷裂；後者那個傳播模式，是基於施與受雙方，均期望減少誤會以達成統一理解。若把霍爾模式簡化，有如甚麼著名學者說了甚麼，在課堂當做傳播學常識問答，就違背了霍爾活化新左派以至於介入社會處境的本意。而最諷刺的是，為數不少的傳播學社群之中，編碼/解碼這個在霍爾理論中並不重要的小片段，却成為大多數傳播學介紹霍爾思想的主要內容。

下文我試圖把編碼/解碼的模式，重新安置於霍爾的理論脈絡之中，讓華人學者更易借鑑發揮，甚至進一步應用其靈活多變的社會文化分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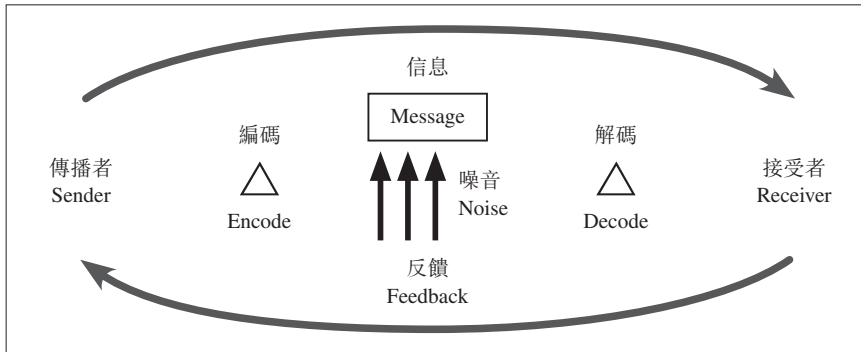
霍爾提出以下編碼解碼過程 (Hall et al, 1980, p. 120)：

圖一 霍爾模式



而傳播學的傳播模式則可表列如下：

圖二 傳播模式



圖二列出的傳播者編碼與受眾解碼的傳播模式，並未考慮外部社會權力，僅僅集中在傳播是否有效、如何傳達訊息、干擾從何而來、誤解如何產生等問題上。而圖一的霍爾模式，則主要面向外部的社會權力，指出在傳播過程的不同時刻，均有壓制與解脫的可能，無論在技術層面、生產關係、傳播者與接受者腦袋裏的知識框架，均可以進一步強化現有權力/意識格局，亦可能在不同的關節點上，擺脫主流、創新論述。這些複雜的過程與流動的時機，考驗局中人的決心與意志，你或我，順服與反抗，是否團結力量，做出改變，是否隨波逐流，抑或逆流而上，都是當下的決定與堅持。這個模式的可塑性，並不在於內部的編碼/解碼，而在於外部「沒有保證」的意識抗爭。馬克思批判理論被人詬病最多之處，在於那近乎機械性的決定論：意識被生產關係的權力結構所決定，權力階層投射出來的，都是蒙蔽大眾、強化階級不平等的虛幻意識。若現實如此決絕，強勢意識 (dominant

ideology) 如此篤定，又何須分析具體案例並作出不同的抗爭行動？這種機械性的決定論，簡化了駁雜的左翼思潮，卻往往是學界對馬克思理論的刻板定形。霍爾借用葛蘭西 (Gramsci) 的霸權理論，指出意識是爭奪過程，其間並沒有必要的聯繫 (no necessary correspondence)。霍爾之所以能在馬克思主義中，重新注入分析時局的活力，正在於此。霍爾這樣說：「意識形態問題，關涉各種不同掌控大眾思想觀念的方式，繼而變為『物質力量』。正是從這個更為政治化的視角出發，意識形態理論在葛蘭西的意義上，有助於我們去分析這樣一個問題：一組特定的觀念是怎樣主導一個歷史集團的社會思潮，從而於內部團結它，並維持其在社會整體中的主導地位和領導性。」(Hall, 1986, p. 29) 物質結構與意識價值，前者乃實，後者乃虛，一實一虛，實決定虛，虛可攻實。霍爾指出馬克思只集中分析意識形態與階級衝突的大歷史結構，並沒有充分說明意識在上述引文中的微觀力量，即在不同社群之中爭奪共識之後，再化為物質力量以鞏固或改變權力結構。由是觀之，霍爾對新左派的核心貢獻，在於保留批判權貴的能量，並且企盼變革、身體力行。首先，他保留左派思想對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均的批判，指出各種技術、制度、政經力量，對人們所想所感、所肯定的價值，均有不同程度的制約及決定性；亦即是說，有權力、有產業，就能左右人心。其次，這種左右人心的能力，並不是必然的決定，唯靠階級衝突與隨之而來的鬥爭方可解咒；霍爾反指，所有決定性的時機，均沒有決定性的保證，參與其中的你或我，均可能掙脫角色、擺脫宿命。

以上簡述霍爾對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。下文我想進一步指出，霍爾對傳播研究的一個尚未充分發掘的理論資源，正是他有關串連概念 (articulation) 的論述。霍爾並沒有長篇大論「串連理論」。這也是為甚麼 Jennifer Slack 在她的 “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” 一文指出，串連概念是文化研究最豐富活潑的概念之一，但是否可以提升為「串連理論」則見仁見智 (Slack, 1996)。串連概念之靈活多變，一方面可以避開簡約論與本質論的文化分析；另一方面，此概念接通理論與方法，既可被視為理論，亦可在方法學上作靈活應用。簡言之，就是把「非關必然」的事物與形象，串連起來，反覆

伸述之後，「非關必然」化作「理所當然」。例如高跟鞋串連女性魅力，鑽石串連恒久愛情，富商串連信譽老闆，有色人種串連不可理喻的橫蠻土著等。在Lawrence Grossberg編著的一篇訪問(Grossberg, 1996)之中，霍爾用平民用語，解釋串連的意義。串連的第一層意義正如英文articulation所指，意即表述內心所想，展示人們如何發聲表態。第二層就有如英國鄉郊尋常家庭的一部小型運貨卡車，車頭是引擎所在，後邊扣上貨卡，車頭與貨卡恒常扣住，但也可以脫鉤解扣、串連新的拖車。第一層意義正是時代聲音，一個社會、一個時代，其主流價值與意識形態，表述於各種文化禮儀與媒體當中。第二層意義則是拉扯爭奪之比喻。車頭是能源或動力所在，是技術與生產關係，是政治經濟的實權所在，往往對後置的價值與意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但這個串連並非機械地作出決定，若有足夠的覺醒與政治意志，車頭與後座的扣連是可以鬆脫的。這個二重串連概念，在理論上修正了物質決定論。就在方法論而言，就正如霍爾所強調的，擁抱當下的複雜處境，充份分析各種各樣的串連位置與契機，揭示強權決定意識的悲觀傾向，亦提示了反抗超越的樂觀意志。而這套串連理論與方法，正好給傳播學者有力的視角，去分析媒體、文本、價值、形象、意識，與大社會、大政治的博弈關係。不少華人傳播學者，只在課堂上介紹霍爾的編碼/解碼模型，却未意識到一個事實：編碼/解碼乃霍爾理論的皮毛。霍爾這位清心學者，志不在於有效傳播，而在於有效分析大脈絡中的複雜串連。謹以此文向霍爾教授致意，期望這篇短文能夠吸引更多傳播學者，借用霍爾的後馬克思串連概念，作為教研的理論資源，透視當下傳播、文化與社會處境，肩負知識份子的時代責任。

註釋

- 1 Gramsci所指時代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。
- 2 霍爾常強調conjuncture，亦即在社會變遷的某個轉折時刻，權力結構鬆動，既可變得強者更強，亦可重整權力分配。

參考文獻

- Alexander, C., St Louis, B., & Kaur, R. (2014). In memoriam: Professor Stuart McPhail Hall (1932–2014). *Identities*, 21(2), 111–112.
- During, S. (2014). Stuart Hall. *Cultural Studies Review*, 20(1), 302–306.
- Grossberg, L. (1996).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: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. In D. Morley, & K. Chen (Eds.). *Stuart Hall: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* (pp. 131–150). London: Routledge.
- Hall, S. (1986). The problem of ideology: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. *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nquiry*, 10, 28–43.
- Hall, S. (1980). Encoding/decoding. In S. Hall, et al., (Eds.), *Culture, media, language* (pp. 117–127). London: Hutchinson.
- Jordan, G. (2014). On Stuart Hall: An engaged politics of humility. *Cultural Studies <=> Critical Methodologies*, 14(2), 174–178.
- Morley, D. & Chen, K. H. (Eds.). (1996). *Stuart Hall: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*. London: Routledge.
- Slack, J. D. (1996).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. In D. Morley & K. H. Chen (Eds.). *Stuart Hall: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* (pp. 113–130). London: Routledge.

本文引用格式

馬傑偉(2014)。
〈悼念霍爾：反思批判傳播學〉。
《傳播與社會學刊》，第29期，頁25–32。